

非遗保护语境中客家音乐的传承困境与突围

蒋承甫

广东省广东艺术职业学院 钢琴伴奏专业负责人, 广东省, 528231;

摘要:客家音乐作为客家人南迁历史与生活智慧的结晶, 2006 年客家山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 其保护传承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在非遗保护的宏观语境下, 客家音乐既承载着族群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 又面临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多重挑战。本文通过梳理客家音乐的文化特质与传承现状, 深入剖析其在语言载体、传承体系、传播路径及文化生态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 结合近年来各地创新实践, 从人才培养、内容创新、传播拓展与生态重构四个维度, 提出非遗保护语境下客家音乐的传承突围策略, 为同类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非遗保护; 客家音乐; 文化创新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8. 070

引言

客家音乐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迁徙融合中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 涵盖山歌、民谣、说唱等多种形态, 其中以客家山歌最具代表性, 其“行腔如串丝, 绕绕韧韧, 委婉圆润”的艺术特质, 承载着客家人的族群记忆与情感密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入, 客家音乐从民间自发传承走向制度化保护轨道, 各地相继成立传承保护中心、开展非遗进校园等活动, 为其延续注入了政策动力。然而, 在现代化进程中, 客家音乐的生存土壤发生剧烈变化, 方言流失、受众断层、创新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 使其传承陷入“保护与失传并存”的尴尬境地。探讨客家音乐在非遗保护语境下的传承困境与突围路径, 不仅关乎这一艺术形式的存续发展, 更涉及客家族群文化根脉的延续与文化自信的构建,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1 客家音乐的文化特质与非遗价值

客家音乐的形成与客家人长达千年的南迁史深度交织, 从西晋“永嘉之乱”后的首次大规模迁徙, 到唐末五代、宋室南渡及明清时期的数次迁移, 中原移民携带的华夏文化与南方畬、瑶、僮等少数民族文化在长期共处中相互渗透、融合, 最终造就了客家音乐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不仅体现在音乐本体的构成上, 更融入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精神内核与“坚韧开拓”的族群品格。

从音乐形态的细节差异来看, 客家音乐在不同地域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梅州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发源地, 其山歌深受中原雅乐影响, 歌词多采用“七言四句”的

格式, 讲究平仄押韵, 善用比、兴、赋的表现手法, 如“月光光, 照厅堂, 阿妹织布到天光”, 语言质朴却充满诗意, 旋律以五声音阶为基础, 节奏舒缓悠扬, 兼具叙事性与抒情性, 被誉为“客家文化的活化石”。而广州地区的客家山歌则因地处珠三角文化交融地带, 受广府音乐与海洋文化影响, 发展出更为丰富的歌调形式, 除《四句板平声》《过山拉》外, 还有《梅花调》《哭嫁调》等特色腔调, 部分山歌在演唱中融入粤语词汇与节奏, 甚至加入竹笛、二胡等乐器伴奏, 形成“刚柔并济”的艺术风格。闽西客家山歌则更具山野气息, 曲调高亢嘹亮, 常以“哟嗬哟”“哎呀嘞”等衬词开篇, 节奏自由奔放, 善于表现客家人在山区劳作中的豪迈情感, 如龙岩长汀的《打山歌》, 演唱时多伴随肢体动作, 极具感染力。此外, 客家音乐中的民谣与说唱形式也各具特色, 民谣《月光光》在不同客家地区有数十种变体, 或讲述童趣生活, 或传递家训伦理; 说唱“竹板歌”则以竹板为伴奏乐器, 演唱内容多为民间故事与历史传说, 是客家人进行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客家音乐的文化特质还体现在其与族群生活的深度绑定上。在传统客家社会中, 音乐并非独立的艺术形式, 而是融入日常劳作、婚丧嫁娶、节庆祭祀等生活场景的“实用工具”。春耕时节, 农民传唱“插秧歌”以协调劳作节奏; 婚嫁过程中, “哭嫁歌”“送亲歌”承载着女子对家庭的眷恋与对婚姻的期盼; 重阳节“山歌节”上, 男女青年以歌传情、以歌会友, 山歌成为社交与婚恋的重要媒介。这种“生活化”的特质, 使客家音乐不仅是声音的艺术, 更是客家人社会关系、伦理观念

与情感表达的集中体现，成为维系族群内部凝聚力的精神纽带。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客家音乐的非遗价值还体现在其对文化多样性的贡献上。在全球化与同质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客家音乐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与族群特征的艺术形式，不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保护客家音乐，不仅是保护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保护一种文化基因、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客家音乐逐渐走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在“中国文化年”“非遗展演”等国际活动中，客家山歌的精彩表演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民间音乐的魅力，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对话。

2 非遗保护语境中客家音乐的传承困境

2.1 语言载体流失导致传播壁垒

客家音乐以客家方言为核心表达载体，方言的语音特质与韵律节奏直接决定了音乐的艺术魅力，即兴演唱更是依赖方言的谐音双关与语境适配。但在城镇化与普通话推广的双重作用下，客家方言的使用场景持续萎缩，年轻一代对客家话的掌握程度显著下降，形成了“听得懂不会唱，想学唱的听不懂”的传承断层。这种语言壁垒不仅限制了客家音乐的受众范围，更导致其核心艺术特质难以传递——许多山歌中蕴含的谐音隐喻与地域文化密码，在方言消失后失去了原有的表达张力，沦为单纯的旋律符号。

2.2 传承体系断层加剧存续危机

传统客家音乐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依托家族、村落形成的传习网络，在生活场景中完成技艺传递与文化延续。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传统村落共同体逐渐瓦解，农耕生活场景消失，使这种生活化传承失去了生存土壤。同时，高龄传承人断层问题突出，许多技艺精湛的老艺人年事已高，而年轻一代受现代文化冲击，缺乏学习传承的意愿与动力，导致部分特色唱腔与创作技艺濒临失传。尽管各地建立了传承保护中心，但制度化传承尚未形成完善体系，“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普遍存在，未能有效填补民间传承断裂留下的空白。

2.3 现代传播适配性不足

在多元文化竞争格局下，客家音乐的传播方式未能

及时适应现代媒介环境，导致其影响力局限于特定圈层。传统传播依赖节庆展演、山歌擂台等线下场景，受众覆盖面有限且老龄化特征明显；而在新媒体领域，客家音乐的传播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符合年轻受众审美习惯的呈现形式。多数线上内容仅为传统曲目的简单录制，未能结合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特性进行创新转化，难以在碎片化传播环境中吸引注意力。这种传播滞后性使客家音乐逐渐脱离大众文化视野，陷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传播困境。

2.4 文化生态失衡削弱发展动能

客家音乐的繁荣曾依赖“好歌”习俗、性别互动、社会声誉构成的完整文化生态。南方少数民族与客家人共同营造的演唱传统，客家妇女在演唱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山歌在婚嫁、劳作等场景中的社会功能，共同构成了其传承的生态基础。随着现代生活方式普及，这些传统生态要素逐渐消失：歌墟习俗淡化，山歌的社会交际功能被现代通讯工具取代，其与生活场景的紧密关联被割裂。文化生态的失衡使客家音乐失去了持续创新的社会土壤，陷入“保护即固化”的尴尬——脱离生活实践的保护，使其逐渐沦为博物馆式的静态展品，丧失了民间艺术的鲜活生命力。

2.5 创新转化陷入两难困境

非遗保护强调“守正与创新”的平衡，但客家音乐的创新转化始终面临“变与不变”的难题。过度固守传统则难以适应现代审美需求，导致受众流失；而盲目创新又容易消解其文化内核，陷入“同质化”陷阱。部分创新实践存在明显误区：或简单套用流行音乐元素进行表面改造，丢失了客家音乐的地域特质；或脱离生活实际追求题材宏大化，失去了其贴近民生的本质特征。这种创新困境使客家音乐难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无法形成兼具文化辨识度与时代吸引力的表达范式。

3 客家音乐传承的突围路径

3.1 构建多元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是传承突围的核心抓手，需建立“民间传承+院校培育+社会普及”的多元体系。在民间层面，应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扶持力度，通过建立传承工作室、提供经费保障等方式，鼓励老艺人开展传习活动，激活民间传承活力。院校层面，可推动客家音乐进入艺术院

校与中小学课程体系,既在专业院校设立传承专业培养高层次人才,又在中小学开展普及教育培育文化认同,形成“专业人才+爱好者”的人才梯队。社会层面,通过举办公益培训班、山歌沙龙等活动,搭建开放性学习平台,吸引各年龄段人群参与传承,构建代际衔接的传承网络。

3.2 推动内容形式创新升级

内容创新需坚持“守正为本,创新为用”,在保留核心特质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题材创作应回归生活本质,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中汲取灵感,使歌词内容贴合当代生活,增强情感共鸣;艺术形式可进行跨界融合,将客家山歌与合唱、音乐剧等形式结合,或融入电声音乐、现代舞蹈等元素,打造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美感的艺术作品。同时,要注重语言载体的灵活处理,在核心场次保留方言演唱的基础上,探索普通话改编版本与双语呈现形式,既维护文化本真性,又扩大受众范围。

3.3 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

适应媒介融合趋势,构建“线下场景活化+线上精准传播”的全媒体矩阵。线下依托景区、社区、公园等公共空间,打造常态化展演场景,如设立“山歌角”、融入民俗体验项目,使客家音乐回归日常生活;线上则针对不同平台特性进行精准传播——在短视频平台推出“山歌小课堂”“方言小剧场”等轻量化内容,在音频平台打造客家音乐专题栏目,利用直播开展山歌创作互动,通过多维度内容满足受众差异化需求。借助新媒体传播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要注重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帮助受众理解音乐背后的文化价值,实现“传播量”向“认同度”的转化。

3.4 重构活态文化生态

以场景再造与功能延伸为核心,重构客家音乐的文化生态。在场景营造方面,恢复传统歌墟习俗,结合节庆活动举办山歌展演,在乡村旅游中融入山歌互动体验,使客家音乐重新嵌入生活场景;在功能延伸方面,挖掘其现代价值,将其应用于文化教育、乡村治理等领域,如通过山歌传唱普及政策知识、传承家风家训,赋予其新的社会功能。同时,加强区域协作与文化交流,联合闽粤赣客家地区打造文化品牌,组织跨地域展演活动,激活客家音乐的族群凝聚力,构建“传承有场景、发展

有动能”的活态生态。

3.5 强化政策保障与资源整合

完善的政策支持是传承突围的制度保障。应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将客家音乐保护纳入地方文化发展规划,明确保护责任与发展目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传承人扶持、创新创作与传播推广,避免“重申报轻保护”的形式主义。同时,要推动资源整合,促进传承保护中心、艺术院校、文旅企业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传承中心负责技艺保护,院校承担人才培养,企业参与市场化转化,形成“保护+传承+发展”的良性循环。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为客家音乐传承提供持续的制度动力与物质支撑。

4 结论

客家音乐的传承突围,本质上是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文化适应性重构过程。在非遗保护语境下,其面临的语言壁垒、传承断层、传播滞后等困境,根源在于传统生存土壤的消失与现代发展动能的不足。解决这些问题,既不能固守“原汁原味”的静态保护思维,也不能陷入“唯创新论”的文化虚无陷阱。唯有坚持“守正创新”原则,以人才培养夯实传承基础,以内容创新增强艺术活力,以全媒体传播扩大文化影响,以生态重构恢复发展动能,才能让客家音乐在保留文化根脉的同时,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唱响新时代”的传承目标。这一路径不仅适用于客家音乐的保护传承,更为众多传统民间艺术在非遗语境下的活态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周凯模.客家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论纲[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1):5.
- [2]郑慕婷,温梅琴,黄晓曼.文化自信视域下非物质客家音乐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嘉应学院为例[J].音乐时空,2019.
- [3]肖艳平.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赣南客家音乐保护[J].歌海,2009,000(006):20-22. DOI:CNKI:SUN:GHAI.0.2009-06-009.
- [4]张婷,程期娟.非遗背景下赣南客家音乐传承发展策略研究[J].画刊(美育),2024(5):25-26.
- [5]钳维芝冯欣怡.非遗传承视觉下客家音乐文化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应用[J].艺术大观,2024.